

第一百八回

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

话说王翦代李信为大将，率军六十万，声言伐楚。项燕守东冈以拒之，见秦兵众多，遣使驰报楚王，求添兵助将。楚王复起兵二十万，使将军景骐将之，以助项燕。却说王翦兵屯于天中山，连营十余里，坚壁固守，项燕日使人挑战，终不出。项燕曰：“王翦老将，怯战固其宜也。”王翦休士洗沐，日椎牛设飧，亲与士卒同饮食，将吏感恩，愿为效力，屡屡请战，辄以醇酒灌之。如此数月，士卒日间无事，惟投石超距为戏。按范蠡《兵法》：投石者，用石块重十二斤，立木为机发之，去三百步为胜，不及者为负。其有力者，能以手飞石，则多胜一筹。超距者，横木高七八尺，跳跃而过，以此赌胜。王翦每日使各营军吏，默记其胜负，知其力之强弱。外益收敛为自守之状，不许军人以楚界樵采。获得楚人，以酒食劳之放还。相持岁余，项燕终不得一战，以为王翦名虽伐楚，实自保耳，遂不为战备。

王翦忽一日大享将士，言：“今日与诸君破楚。”将士皆磨拳擦掌，争先奋勇。乃选骁勇有力者，约二万人，谓之壮士，别为一军，为冲锋。而分军数道，吩咐楚军一败，各自分头略地。项燕不意王翦猝至，仓皇出战。壮士畜力多时，不胜技痒，大呼陷阵，一人足敌百人。楚兵大败，屈定战死。项燕与景骐率败兵东走，翦乘胜追逐，再战于永安城，复大败之。遂攻下西陵，荆襄大震。王翦使蒙武分军一半，屯于鄂渚，传檄湖南各郡，宣布秦王威德。自率大军径趋淮南，直捣寿春，一面遣人往咸阳报捷。项燕往淮上募兵未回，王翦乘虚急攻，城遂破。景骐自刎于城楼，楚王负刍被虏。秦王政发驾亲至樊口受俘，责负刍以弑君之罪，废为庶人。命王翦合兵鄂渚，以收荆襄，于是湖湘一带郡县，望风惊溃。

再说项燕募得二万五千人，来至徐城，适遇楚王之同母弟昌平君逃难奔来，言：“寿春已破，楚王掳去，不知死活。”项燕曰：“吴、越有长江为限，地方千

余里，尚可立国。”乃率其众渡江，奉昌平君为楚王，居于兰陵，缮兵城守。

再说王翦已定淮北、淮南之地，谒秦王于鄂渚。秦王夸奖其功，然后言曰：“项燕又立楚王于江南，奈何？”王翦曰：“楚之形势，在于江淮，今全淮皆为吾有，彼残喘仅存，大兵至，即就缚耳，何足虑哉。”秦王曰：“王将军年虽老，志何壮也！”明日，秦王驾回咸阳，仍留王翦兵，使平江南。王翦令蒙武造船于鹦鹉洲。逾年船成，顺流而下，守江军士不能御，秦兵遂登陆。留兵十万屯黄山，以断江口，大军自朱方进围兰陵，四面列营，军声震天。凡夫椒山、君山、荆南山诸处，兵皆布满，以绝越中救兵。项燕悉城中兵，战于城下。初合，秦兵稍却，王翦驱壮士分为左右二队，各持短兵，大呼突入其阵，蒙武手斩裨将一人，复生擒一人，秦兵勇气十倍。项燕复大败，奔入城中，筑门固守。王翦用云梯仰攻，项燕用火箭射之，烧其梯。蒙武曰：“项燕釜中之鱼也。若筑垒与城齐，周围攻急，我众彼寡，守备不周，不一月，其城必破。”王翦从其计，攻城愈急，昌平君亲自巡城，为流矢所中，军士扶回行宫，夜半身死。项燕泣曰：“吾所以偷生在此，为牟氏一脉未绝也。今日尚何望乎？”乃仰天长号者三，引剑自刎而死。城中大乱，秦兵遂登城启门，王翦整军而入，抚定居民。遂率大军南下，至于锡山，军士埋锅造饭，掘地得古碑，上刻有十二字云：“有锡兵，天下争；无锡宁，天下清。”王翦召土人问之，言：“此山乃惠山之东峰，自周平王东迁于雒，此山产铅锡，因名锡山。四十年来，取用不竭，近日出产渐少，此碑亦不知何人所造。”王翦叹曰：“此碑出露，天下从此渐宁矣！岂非古人先窥其定数，故埋碑以示后乎？今后当名此地为无锡。”今无锡县名，实始于此。

王翦兵过姑苏，守臣以城降。遂渡浙江，略定越地。越王子孙自越亡以后，散处甬江、天台之间，依海而居，自称君长，不相统属。至是，闻秦王威德，悉来纳降。王翦收其舆图户口，飞报秦王，并定豫章之地，立九江、会稽二郡。楚祝融之祀遂绝。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。按楚自周桓王十六年，武王熊通始强大称王，自此岁岁并吞小国，五传至庄王旅始称霸，又五传至昭王珍几为吴灭，又六传至威王商兼有吴越，于是江淮尽属于楚，几占天下之半，怀王槐任用奸臣靳尚，见欺于秦，始渐衰弱，又五传到负刍，而国并于秦。史臣有赞云：

鬻熊之嗣，肇封于楚，通王旅霸，大开南土。子围篡嫡，商臣弑父，天祸未悔，凭奸自怙。昭困奔亡，怀迫囚苦，襄烈遂衰，负刍为虏。

王翦灭楚，班师回咸阳，秦王赐黄金千镒，翦告老，仍归频阳。秦王乃拜其子王贲为大将，攻燕王于辽东。秦王命之曰：“将军若平辽东，乘破竹之势，便可收代，无烦再举。”王贲兵渡鸭绿江，围平壤城破之，虏燕王喜，送入咸阳，废为

庶人。按燕自召公肇封，九世至惠侯，而周厉王奔彘，八传至庄公，而齐桓公伐山戎，为燕辟地五百里，燕始强大，又十九传至文公，而苏秦说以“合纵”之术，其子易王始称王，列于七国，易王传哿，为齐所灭，哿子昭王复国，又四传至喜而国亡。史臣有赞云：

召伯治陕，甘棠怀德；易王僭号，齿于六国。哿以懦亡，平以强获；一谋不就，辽东并失。传四十三，年八九伯；姬姓后亡，召公之泽。

王赧既灭燕，遂移师西攻代。代王嘉兵败，欲走匈奴，赧追及于猫儿庄，擒而囚之。嘉自杀。尽得云中、雁门之地。此秦王政二十五年事。按赵自造父仕周，世为周大夫。幽王无道，叔带奔晋，事晋文侯，始建赵氏。五世至赵夙，事献公。再传至赵衰，事文公，衰子盾事襄、成、景三公，晋主霸，赵氏世为霸佐，盾子朔中绝，朔子武复立，又二传至简子鞅，鞅传襄子毋恤，与韩、魏三分晋国，毋恤传其侄桓子浣，浣传子籍，始称侯，谥烈，六传到武灵王而胡服，又四传至王迁被虏，而公子嘉自立为代王，守赵祀，嘉王代六年而国灭。自此六国遂亡其五，惟齐尚在。史臣有赞云：

赵氏之世，与秦同祖；周穆平徐，乃封造父。带始事晋，夙初有土；赵世晋卿，籍为赵主。胡服虽强，内乱外侮；颇牧不用，王迁囚虏。云中六载，余焰一吐。

王赧捷书至咸阳，秦王大喜，赐王赧手书，略曰：

将军一出而平燕及代，奔驰二千余里，方之乃父，劳苦功高，不相上下。虽然，自燕而齐，归途南北便道也。齐在，譬如人身尚缺一臂，愿以将军之余威，震电及之。将军父子，功于秦无两！

王赧得书，遂引兵取燕山，望河间一路南行。

却说齐王建听相国后胜之言，不救韩、魏，每灭一国，反遣使入秦称贺。秦复以黄金厚赂使者。使者归，备述秦王相待之厚，齐王以为和好可恃，不修战备。及闻五国尽灭，王建内不自安，与后胜商议，始发兵守其西界，以防秦兵掩袭。却不提防王赧兵过吴桥，直犯济南。齐自王建即位，四十四年，不被兵革，上下安于无事，从不曾演习武艺。况且秦兵强暴，素闻传说，今日数十万之众，如泰山般压将下来，如何不怕，何人敢与他抵对？王赧由历下、淄川，径犯临淄，所过长驱直捣，如入无人之境。临淄城中，百姓乱奔乱窜，城门不守，后胜束手无计，只得劝王建迎降。王赧兵不血刃，两月之间尽得山东之地。秦王闻捷，传令曰：“齐王建用后胜计，绝秦使，欲为乱，今幸将士用命，齐国就灭，本当君臣俱戮，念建四十余年恭顺之情，免其诛死，可与妻子迁于共城，有司日给斗粟，

毕其余生，后胜就本处斩首。”王贲奉命诛后胜，遣吏卒押送王建，安置共城。惟茅屋数间，在太行山下，四围皆松柏，绝无居人，宫眷虽然离散，犹数十口，只斗粟不敷，有司又不时给。王建止一子，尚幼，中夜啼饥，建凄然起坐，闻风吹松柏之声，想起：“在临淄时，何等富贵！今误听奸臣后胜，至于亡国，饥饿穷山，悔之何及！”遂泣下不止，不数日而卒。宫人俱逃，其子不知所终。传言谓王建因饿而死，齐人闻而哀之，因为歌曰：“松耶柏耶，饥不可为餐。谁使建极耶，嗟任人之匪端！”后人传此为“松柏之歌”，盖咎后胜之误国也。按齐始祖陈定，乃陈厉公佗之子，于周庄王十五年，避难奔齐，遂仕齐，讳陈为田氏。数传至田桓子无宇，又再传至僖子乞，以厚施得民心，田氏日强，乞子恒弑齐君，又三传至太公和，遂篡齐称侯，又三传至威王而益强，称王号。又四传至王建而国亡矣。史臣有赞云

陈完避难，奔于太姜，物莫两盛，奶替田昌。和始擅命，威遂称王。孟尝延客，田单救亡。相胜利贿，认贼为祥。哀哉王建，松柏苍苍。时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。

时六国悉并于秦，天下一统。秦王以六国曾并称王号，其名不尊，欲改称帝。昔年亦曾有东西二帝之议，不足以传后世，威四夷，乃采上古君号，惟三皇五帝，功德在三王之上，惟秦德兼三皇，功迈五帝，遂兼二号称“皇帝”。追尊其父庄襄王为太上皇。又以为周公作谥法，子得议父，臣得议君，为非礼；今后除谥法不用：“朕为始皇帝，后世以数计之，二世，三世，以至于百千万世，传之无穷。”天子自称曰“朕”，臣下奏事称“陛下”。召良工琢和氏之璧为传国玺，其文曰：“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”又推终始五德之传，以为周得火德，惟水能灭火，秦应水德之运，衣服旌旗皆尚黑。水数六，故器物尺寸，俱用六数。以十月朔为正月，朝贺皆于是月。“正”“政”音同，皇帝御讳不可犯，改“正”字音为“征”。征者，非吉祥之事，然出自始皇之意，人不敢言。

尉繚见始皇意气盈满，纷更不休，私叹曰：“秦虽得天下，而元气衰矣，其能永乎！”与弟子王敖一夕遁去，不知所往。始皇问群臣曰：“尉繚弃朕而去，何也？”群臣皆曰：“尉繚佐陛下定四海，功最大，亦望裂土分封，如周之太公、周公。今陛下尊号已定，而论功之典不行，彼失意，是以去耳。”始皇曰：“周室分茅之制，尚可行乎？”群臣皆曰：“燕、齐、楚、代，地远难周，不置王无以镇之。”李斯议曰：“周封国数百，同姓为多，其后子孙自相争杀无已。今陛下混一海内，皆为郡县，虽有功臣，厚其禄俸，无尺土一民之擅，绝兵革之原，岂非久安长治之术哉？”始皇从其议，乃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那三十六郡：内史郡、汉中郡、北地郡、

陇西郡、上郡、太原郡、河东郡、上党郡、云中郡、雁门郡、代郡、三川郡、邯郸郡、南阳郡、颍川郡、齐郡（即琅琊郡）、薛郡（即泗水郡）、东郡、辽西郡、辽东郡、上谷郡、渔阳郡、钜鹿郡、右北平郡、九江郡、会稽郡、鄣郡、闽中郡、南海郡、象郡、桂林郡、巴郡、蜀郡、黔中郡、南郡、长沙郡。

是时北边有胡患，故渔阳、上谷等郡，辖地最少，设戍镇守。南方水乡安靖，故九江、会稽等郡辖地最多。皆出李斯调度。每郡置守尉一人，监御史一人。收天下甲兵，聚于咸阳销之，铸金人十二，每人重千石，置宫庭中，以应“临洮长人”之瑞。徙天下豪富于咸阳，共二十万户。又于咸阳北坂，仿六国宫室，建造离宫六所。又作阿房之宫。进李斯为丞相，赵高为郎中令，诸将帅有功者，如王贲、蒙武等，各封万户，其他或数千户，俱准其所入之赋，官为给之。于是焚书坑儒，游巡无度，筑“万里长城”以拒胡，百姓嗷嗷，不得聊生。及二世，暴虐更甚，而陈胜、吴广之徒群起而亡之矣。史臣有《列国歌》曰：

东迁强国齐郑最，荆楚渐横开桓文。

楚庄宋襄和秦穆，迭为王霸得专征。

晋襄景悼称世霸，平哀齐景思代兴。

晋楚两衰吴越进，阖闾勾践何纵横。

秦秋诸国难尽数，几派源流略可寻。

鲁卫晋燕曹郑蔡，与吴姬姓同宗盟。

齐由吕尚宋商裔，禹后杞越颡项荆。

秦亦项裔陈祖舜，许始太岳各有生。

及交战国七雄起，韩赵魏氏晋三分。

魏与韩皆周同姓，赵先造父同嬴秦。

齐吕改田即陈后，黄歇代楚熊暗倾。

宋亡于齐鲁入楚，吴越交胜总归荆。

周鼎既迁合纵散，六国相随渐属秦。

髯仙读《列国志》，有诗云：

卜世虽然八百年，半由人事半由天。

绵延过历缘忠厚，陵替随波为倒颠。

六国媚秦甘北面，二周失祀恨东迁。

总观千古兴亡局，尽在朝中用佞贤。

